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 ②③

上帝与艺术

艺术评论 · 蔡欣著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 ②③

艺术评论

上帝与艺术

蔡欣著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

封面设计：谢清 K.F. CHIA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 ②③

书名：上帝与艺术

著者：蔡欣

出版：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文教委员会出版组

97 Tank Road Singapore 0923.

印务：七洋出版社

初版：1990年12月

定价：S\$ 7.00

版权所有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81-3094-19-2

总 序

· 杨伟群 ·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缘性华人社团，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向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坚决负起民间组织对国家社稷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文教委员会的成立，即其显著一端，标志会馆审时度势、识机创新的可贵精神，期望协助国家推广各种文教活动，为我国文教事业作出一番贡献。

正当我国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国家意识，准备建设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幽雅社会，而普遍认为：妥善保留东方的核心价值观与崇尚礼义的优良传统，为明智的抉择，文教委员会遂毫不犹豫地设立出版组，有计划地编印系列华文文艺著作，列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尝试为这个崇高的理想略尽绵薄。

毫无疑问，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令新华作家与出版组连成一气，共同为发扬固有文化和提高华文创作水准

而奋斗不懈。由于全国华文写作界的热烈支持，截至目前为止，出版组已顺利编印各种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多部，成绩令人激赏。我们坚信，在大家为实现理想而继续展开工作之下，“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必将在新华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代子孙提供丰富的精神粮食和可观的文化遗产。

跟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相比，新华文学的确享有较为特殊的际遇，社会的爱护与扶植，使它在自由与肯定的温床中，毫无阻力地获得欣欣向荣的发展。我们必须珍惜这份幸运，加倍勤奋与努力，促使新华文艺的发展更趋蓬勃，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呈献一份力量，为未来的幽雅社会打下稳固的基础。

系推向高峰；至于音乐与戏剧合并的歌剧，更融音乐、戏剧、文学、舞蹈与造型于一体，是一种综合性艺术，而戏剧单方面的发展，几乎已凝集所有因素。

现代艺术一方面固然要追求不惜屏弃感情的“纯粹”，另一方面却矛盾地提倡“通感”。早在一百年前，法国诗人蓝波就发表他的“A黑E白I红U绿O蓝”的《母音商籁》，主张视听神经可以在中枢互相沟通而使人听到颜色或看见声音，意味着声色相混，音乐与绘画揉成一体。新理论的产生，不仅导致柏辽兹、华格纳、杜步西及其后继者在音乐中注入“颜色动机”，刻意发掘听觉色彩，达达主义的画家们如里茨特等，也竞相将音乐对位法的原则引入画面；另外，绘画与摄影对比的Collage由曼烈领先创制，为了表现立体与超现实的效果，而郝斯曼的“视听语音诗”，是诗也是画，并且在排列上企图表现音乐的旋律感（在应用象形文字的民族看来，根本不足为奇）。总之，这一时代的艺术思潮，就是巧妙地综合各种因素，然后通过主导因素的发挥，尝试树立更新颖别致的特殊风格与面貌。

从民族传统的朱漆大门中走出来，蔡欣跟历史上那些琴棋书画、样样皆精的文人士子一样，浑身散发着艺术的气息。他是负时誉的现代诗人，能书善画，且拉得一手动人的小提琴。更突出的是，别人光说不练，他却练了再说，长期的进修与探索，使他完全投身于艺术的圆形整体中，不但掌握了滔滔不绝的理论根据，同时表达了极为丰富的有关文学、书画与音乐的知识。中国著名诗论家李元洛教授在蔡欣的第三

本诗集《感怀》的序文中，指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正是蔡欣的诗作的重要美学特色”，因为“蔡欣是以现代人的观念、视角和手法来处理他笔下的题材，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的风貌。”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窥蔡欣艺术观的线索，而证诸蔡欣的艺术见解与评论态度，也的确如此：他来自传统，但绝不保守；植根于现代，新潮而非激进。他对艺术有深刻的了解，领会“不变”即闭塞，“突变”则冒险，只有“渐变”才能取得两极缓冲的平衡。艺术毕竟是一个和谐的圆形整体，恰如他在《和声》一文中引述梅塔在联合国日于联合国会议大厅指挥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结束时向台下各国代表与贵宾说的一句话：“我们能够奏出Harmony，为何你们不能？”那样地肯定、雄辩、权威！也唯有深谙和谐之道，令蔡欣抬出鲁迅生动的比喻：“好像是苍蝇窥见战士尸体上的疤痕，因而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高声嚷嚷起来。”以告诫苛刻的批评家：“切莫拿一只放大镜，去‘检视’一个战士的尸体上的疤痕。”不知不觉流露了他必然的中肯尺度。

蔡欣并不向往上帝的伊甸乐园，因为他拥有艺术这一个和谐的圆形整体。他始终是快乐的。

序

林方

上帝与艺术到底扯上了什么关系？指挥大师伯恩斯坦赞誉贝多芬的“天才”是“上帝本身的定义”，他的那些不朽“神品”是“上帝事先写好的，然后口授给他。”（倘若大师懂得华文，就无须如此大费唇舌！）但是，上帝又何其无能，在“口授”的同时，却眼巴巴看着贝多芬沦为聋子，使他丧失了一个音乐家最基本的生理条件。贝多芬最后痛苦地申诉：“我本来想就此了结一生，但艺术挽留了我。”由是，蔡欣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只能口授乐曲给贝多芬，但无法挽救他，因此，‘艺术比上帝伟大’。”

蔡欣认为比上帝更加伟大的艺术，其实是斯里约画出来的一个没有时空对立的圆形整体。这个圆形整体依序等分成线条、价值、颜色、光度、运动、节奏和音阶七个因素，每个因素再分析第一元和第二元的两个群。如：第一因素的两群是模样与图案，第二因素的第一元建筑、第二元雕塑，第三因素则为纯粹绘画与表象绘画，照明焰火、摄影与电影属第四因素，第五因素分别是舞蹈和哑剧，第六因素将纯诗归于第一元，文学与诗纳入次元，第七因素包括音乐、乐剧及描写乐二群。由于省略了感觉关系，这样的二元分类，难免

过于机械化。但是，如果选择查理拉罗根据形态心理学原则，利用艺术结构成分来划分艺术形态，归纳为听觉、视觉、运动技术、动作、架构、语言及官能等关系结构及其形上结构的分法来加以补充说明，无异将使这个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圆形整体，庶几回复原有的立体感。

特别强调艺术是一圆形整体，由于它始终回旋着一股强烈的共性，虽然每个因素均具备迥然有别的单独个性。换句话说，尽管一切表达媒介必须符合相对的感官要求，塑造形象以期表现意识与情趣仍然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不同类型的艺术一开始便存在不能分割的部份，从其演进过程中足以见出端倪。如：象形文字跟绘画的绝对关系，不仅使其本身发展为历久不衰的书法和金石艺术，且有赵子昂“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及柯九思“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等“书画同源”的理论出现。而当语言尚未找到表达意义的符号之前，《礼记檀弓》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矣。”指出人类本性已在发挥听觉与动作结合的原始艺术。《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则已冶诗、音乐和舞蹈三项因素于一炉。西方情形大同小异：在“里雅琴”的伴奏之下，古希腊盲诗人荷马（艺术先挽留了他？）才能吟唱他的诗篇；文艺复兴以后，“诗”仍旧必须借助于“乐”，由“行吟诗人”加以传播；近代音乐家舒伯特，则穷其一生把诗乐的联

目 录

总序	杨伟群
序	林 方

■ 第一辑 ■

艺术的完美	3	艺术·科学	27
再谈完美	4	美的窗子	28
伟大的天才	6	纯的音和“语”	29
音乐的再创造	8	科学的艺术家	31
天才与机会	10	钢琴怪杰	32
上帝与艺术	12	狡辩	33
瓦尔察	14	听唱片	35
楼梯音乐	16	气氛	36
田园诗	18	早逝的奇葩	38
华格纳音乐	20	托翁的怪论	40
乐剧	22	心灵之耳	42
权力与意志	24	“坏艺术”	44
自然的感召	26	“好艺术”	46

伟大的“定律”	48	思春	85
理解的层面	50	东方的西戈维亚	87
人声	51	赤子之心	89
人声的模仿	53	天才怪物	91
假的音乐	55	木匠的韵味	93
文章的即兴	57	热番薯	95
音乐的即兴	59	古曲新声	97
那些生活	61	和声	99
彼得和狼	63	起点	101
才华·童心	65	代表人物	103
美国性格	67	“奢侈”的巨匠	105
欲行必备之	69	悲怆	107
漫画·谩骂	71	艺术与“桃色”	109
动作派	73	演奏家的快感	111
左手与指挥	75	命运之声	113
艺术的汗水	77	上帝的玩笑	115
血痕斑斑	79	品德问题	117
海燕的情感	81	千秋功罪	119
琵琶	83		

■ 第二辑 ■

隽永	123	民间的启示	129
表现太阳	125	吃鱼的艺术	131
法本无法	127	魔术大师	133

“理解”艺术	135	兰亭的感慨	157
读帖	137	发刻	159
电脑书法	139	成竹在胸	161
抒情	141	刻意	163
平和	143	奴书	165
唐楷	145	技法	167
迷信	147	画谱山水	169
临摹	149	伪画	171
阿西大胆	151	伪画家	173
阿西山水	153	伪艺术	175
兰亭的境界	155	杂话读书	177

■ 第三辑 ■

“庄子”的境界	183	秋色迫人	242
三人行	189	永远的追求	249
往往醉后	196	一般乐曲·两种诠释	255
《吊住的黄昏》序	202	圣火的传递	263
童心如镜	206	“崩坏”与建设	269
寂寞的行程	215		
后记			278

· 第一辑 ·

艺术的完美

追求完美的境界，原是艺术家份内的事。所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常有一种失败主义者所感到的烦恼——尤其是在初期的探索和日后的寻求突破时。对人生而言，又何曾不然？也因此，《花生米》的塑造者舒尔兹这么安慰他笔下的可怜的小主人翁：“查理·布朗，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然而，对于艺术批评家来说，倘若一直以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尺度”来衡量别人的作品，则毋宁说是一种苛求。

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就是这么来的。

这种“批评家”，如果面对着柯尔托（Alfred Cortot，法国钢琴大师，一九六二年去世），当如何置评呢？柯尔托在演奏时，是常弹错音符的。但作为一个浪漫派的演奏大师，对萧邦、舒曼与杜布西的音乐的诠释，在其生存期间却并世无两。些微的瑕疵一点也掩盖不了其迸发自内心的火焰般的“浪漫艺术情感”。

已退休的当代钢琴大师鲁宾斯坦不也这么说过：“我是专门弹错音符的。”

可见艺术上的完美，有时并非全然“无瑕”。

再谈完美

捉毛病，找瑕疵，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对此，鲁迅有一生动的比喻：那就好象是苍蝇窥见战士尸体上的疤痕，因而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高声地嚷嚷起来。然其嚷嚷终究也起不了大作用：因为苍蝇终归是苍蝇，战士永远是战士——即使是“不完美”的战士。

仍以音乐作例子吧。大概为了好奇，一位“有心”的友人曾作过这样的“试验”：将当代许多小提琴大师的录音演奏全以慢速度播放听之，竟发现大部份于演奏至快速度乐章之高把位（High Position）时，亦偶有音高失准之现象。而海非兹（Jascha Heifetz，当今之小提琴演奏泰斗）似乎是唯一的例外。无怪乎他会成为“大师中的大师”！

何洛维兹（Horowitz，钢琴大师）应该是技巧与情感发挥皆臻化境的另一位吧——据说他是从未击错键的。

所以，真正的“完美”也并非没有。但那是属于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天才的事了！

以此作为不求完美的遁词当然也不对。艺术家仍应追求完美：自己“份内”所能达至的完美。

至于批评家，所应该谨记的是：切莫拿一只放大镜，去

“检视”一个战士的尸体上的疤痕。